

增司

史記評林

四十四

特56

3

館藏書會育教本日大		
五	四	二
〇	四	九
册	號	架函

第三卷四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匈奴列傳第五十

明治十九年五月七日

正義曰此卷或有本次平津侯後第五十一
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云亦然
若先諸傳而次四夷則
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音義曰匈奴始

祖名。索隱曰張晏云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
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滅其

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
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

云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
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常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

名則淳維是其始祖
蓋與獯粥是一也
唐虞以上有山戎正義曰左

年齊人伐山戎杜預云山戎北戎無終之名
也括地志云幽州漁陽縣本北戎無終子國獫狁

葷粥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

會丁巳平林卷之一百十匈奴列傳

倪思曰匈奴之世
家推本先聖之後
乃言匈奴之世
亦有國莫長焉而
使復中國時有之
蓋天將以報神也
水之功耶則夷進
之矣亦其能也

茅坤曰傳記絕調
又曰太史公傳匈奴
奴其次匈奴之俗
尚及其強弱以世
處如畫其所次漢
與匈奴戰功處尚
草草

左傳杜註北戎

作北狄無無終之名也五字

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索隱曰橐駝音託他正義曰畜許又反橐駝云橐駝馬牝生羸

背肉似橐駝故云駝包愷音託他正義曰畜許又反馬驢索隱曰橐駝云橐駝馬牝生羸

○正義曰羸徐廣曰北狄駟馬也索隱曰說音力戈反駟文云駟駟馬父羸子也廣志云

決蹄也發蒙記到其母腹而駒駟徐廣曰似馬而

郭璞注爾雅云駒駟馬青色音海塗又字林云野

馬山海經云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其名駒駟也

驪駟徐廣曰音顛駟駟之屬索隱曰說文云野

字作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

有分地索隱曰分音扶糞反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

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索隱曰少

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

劉辰翁曰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雖其俗常事寫出如畫

凌約言曰按其畜一段言畜產其俗一段言俗尚連用五其字起而中以其天性也一句斷之句法長短章法參差是太史公著精神處

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鉞音昭

曰鉞形似矛鐵柄音時年反索隱曰音蟬利則

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

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

老者食其餘賢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

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漢書

于姓音六緣反鞮音丁啼反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

官徐廣曰后稷之曾孫正義曰周本紀云不窋失其官此云公劉未詳也變于西戎

邑于豳其後二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徐廣

曰公世孫亶父索隱曰按謂周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吠夷

豳丁巳平木 卷一百一十 何奴列傳 修齊舍清

○王世貞曰何奴之先一王曰乃何特一髑髏在等處中讀之以禮人不得見國有大事則殺白灰牛以祭始

變入形由視事已
即入等處復為濁
穢因國人竊視之
遂失所在復有號
日喝呵戴野猪頭
被猪皮居等處有
事則出退復隱入
穹廬如故後因其
妻竊其皮莫知所
知後一主曰黃衷
眠呵堆養羊二十
日食十九留其一
次日復滿二十只
皆極怪異見葉隆
志而本史不載

歸有光曰漢書增
懿王宣王事似不
可少

氏索隱曰：帝昭云春秋以為犬戎，按吠音犬，小顏云：即昆夷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五口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為犬戎。肉食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又山海經云：有神人面獸身，名犬夷。賈逵云：犬夷戎之別種也。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

而營維邑復居于鄆部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索隱曰：晉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彫陰，秦昌山過華陰入渭，即漆沮水也。

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索隱曰：案周紀云：懿王時，王室衰，詩人作怨刺之詩，不能復雅也。而穆王伐犬戎，得

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

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

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正義曰：故申城在鄆州南陽縣北三十里。

周宣王周宣王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

之下帝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驪曰驪戎。遂取周之焦獲正義曰：括地志云：焦獲亦名剗口，亦曰剗中，在雍州涇陽縣北五十數里，周有焦獲也。而居于涇渭之

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鄆部而

東徙維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正義曰：今岐州高誘

云：秦襄公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鄆部列為諸侯也。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

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索隱曰：服虔云：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鮮

卑，東胡別種。又案應奉云：秦築長城，齊釐公與戰

于齊郊索隱曰：釐音僖，名諸兒也。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

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走其後二十

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

汜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

齊世家釐公名祿甫，諸兒襄公名索隱訛。

齊世家釐公名祿甫，諸兒襄公名索隱訛。

齊世家釐公名祿甫，諸兒襄公名索隱訛。

齊世家釐公名祿甫，諸兒襄公名索隱訛。

茅坤曰戎翟破中國而立天子與五代晉無異矣

左傳杜註之間作西北今上有至字今下有為字

劉辰翁曰詩人有薄伐之辭儒者遂以不極之塞外為美不知秦襄公救周而不能不東徙極其所至亦不過岐山之下是古公故鄉又惡得為境外哉

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

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

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我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

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

徐廣曰一為陸邑○索隱曰春秋左氏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云九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

之間一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今陸渾縣是也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

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

至於太原毛詩傳曰言逐出之而已出與彭彭城彼朔方毛詩傳曰

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正義曰周襄王既居外獫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守之周襄王既居外

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

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音維邑當

是之時秦晉為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圖

洛之間徐廣曰圖在西河音銀洛在上郡馮翊間

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常昭云圖當為圖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圖字也○正義曰括地

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七國屬

魏後入秦秦置三號曰赤翟白翟索隱曰索左氏

十六郡洛漆沮也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又

狄潞氏杜氏以潞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又

春秋地名云今日赤涉胡又晉師敗翟于箕郟缺

獲白翟子杜氏以為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

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遂至于西

河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秦

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

諸正義曰括地志云緜諸城秦州秦嶺緜戎正義

北五十六里漢縣諸道屬天水郡緜戎正義

音昆字當作混師古云混夷翟獯之戎徐廣曰在

也常昭云春秋以為犬戎翟獯之戎徐廣曰在

會丁巳年平水 卷一百一十一 匈奴列傳 四 修齊舍痛

九。○索隱曰：地理志云：天水有餘諸道，狄道、應劭以獠戎邑音桓。○正義曰：括地志云：獠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二十七里。古之獠戎邑，漢獠道屬天水郡。岐梁山涇漆之北。

有義渠。正義曰：括地志云：寧州慶州西戎，即劉大荔。徐廣曰：後更名臨晉，在馮翊。○索隱曰：常昭云：義渠，本西戎國，有王，秦滅之，今在北地郡。秦本紀厲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晉。故地理志云：臨晉，故大荔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縣地。古大荔戎國，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城，即大荔王城。荔力計反。

烏氏。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云：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入戎，秦惠王取之，置烏氏縣也。胸行之戎。徐廣曰：在北地，胸音取之，置烏氏縣也。胸，○索隱曰：案地理志：胸，衍縣名，在北地，鄭氏音吁。○正義曰：括地志云：鹽州古戎狄居之，即胸行戎之地，秦北地郡也。

而晉北有林胡。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樓煩之戎。索隱曰：如淳云：林胡，即澹林也。為李牧滅。○索隱曰：如淳云：樓煩，縣名，屬雁門，應劭云：故樓煩胡地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嵐州樓煩胡地也。風俗通云：故樓煩胡地也。燕北有

東胡山戎。漢書音義曰：烏丸或云鮮卑。○索隱曰：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為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桓以之名，烏號為姓，父子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男女悉髡頭為輕便也。

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音鈞，山名，在雁門。○索隱曰：服虔云：句音拘，常昭云：山名，在應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曰：案貉，即陰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滅也。音亾，格反。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

按今朔州即林胡今雁門即樓煩今柔顏山後

之戎即鮮卑東胡地

茅坤曰：類今之西南夷

茅坤曰：戎而築城郭以自守，雖則虎豹而檻矣，鮮得志者

楊慎曰觀此則長城不始於秦皇矣

按陰山及高關并在燕北晉東今宜大之界是已

會李維順曰趙城陰山高關燕城造陽襄平秦皇修其故壘益增而長延袤百萬里一時之害萬世之利畫地信守當無踰之然蹂躪所至目無堅堵長駕遠馭別罕

帝策漢武勝其雄心驟騎貳師歲不停遺蒲袴皆蒲席捲以旋封狼居胥山禪姑衍直臨瀚海侵伐之威遠震殊域然單于所殺凡八九萬而漢上馬物故者亦數萬匈奴雖遠去自是漢馬亦少無以復往蓋畧相當亦未見自善之策也

按河南地今河陰是也廣七百里踰新秦中蒙恬所取者

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

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昭王母也宣太

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

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

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案

長城水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頽毀焉

蓋趙靈王所築也自代並陰山音傍白浪反○

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下

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

至高關為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

山中斷兩峯俱峻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

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

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

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常昭曰地名在上

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

於匈奴索隱曰案三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

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

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索隱曰案太康

適戍以充之適音丁而通直道索隱曰蘇林云去

北相直自九原至雲陽索隱曰常昭云九原縣屬

道也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

陽雍縣秦之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

趙恒曰後秦滅六國云云北假中見悉以河南地因河為塞自秦始而大築長城以臨河至萬餘里城在河南又云渡河據陽山北假中則所據又在河北也

按匈奴入漢初始盛

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因邊山險澁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索隱曰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北方田官東入遼水人故云北假索隱曰應劭云北假在北地陽山北常昭云北假地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地名也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也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正義曰氏音支也肅延沙等州匈奴單于曰頭曼漢書音義曰單于地本月氏國匈奴單于曰頭曼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索隱曰案單于姓孛鞮氏其國稱之曰撻黎孤塗單于而匈奴謂天為撻黎謂子為孤塗單于又玄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有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頭符會也常昭曰曼音曠索隱曰曼音莫官及頭

倪思曰蒙恬死匈奴得寬文活動有精神

按度河南與前收河南相應又與後奪河南相應

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索隱曰冒音墨又如字後有所愛閼氏索隱曰閼氏舊音曷氏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與燕王書曰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採取其上英鮮者作胭脂婦人採將用為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胭脂今日始視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亦可音烟支想足下先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

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常昭曰習勒其矢鏑飛則鳴索隱曰應劭云鏑箭也

王維楨曰雖胡人其兵謀在漢將之上
茅坤曰亦冒頓治兵之略

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徐廣曰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

劉辰翁曰精神在兩千里馬

按兵法云守如處女距若脫鬼冒頓雖夷狄似亦知兵法者

凌約言曰單于以鳴鏑射頭曼獲首之兵法也以寶馬女子誘東胡老子之學術也誘東胡者行師之詭道猶可言也射頭曼者犬羊之習俗不可言也

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土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常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甌音一侯反脫音同活反○正義曰按境上斥埃之室為甌脫也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

王整曰此段結上起下篇之關鍵也唐順之曰至此撫約數語是回顧狀戡大手筆也

按自篇首至此將歷叙匈奴強盛必先曰三百有餘歲百有餘歲者凡八書始著匈奴侵盜暴虐中國又必曰百有餘年百有餘年始著昭王築長城以拒胡而後總結之曰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見其傳世益久流毒益深是太史公叙事針線處按此下次匈奴官制什伍之詳并祠會法律占候喪葬賞罰之屬

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
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
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
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奔樓煩白羊河南王
曰如淳云白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
徐廣曰在
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屬遂
安定郡膚施縣秦因不改今延州膚施縣是
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
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
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

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

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

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
服虔曰谷音鹿蠡音離○索隱

曰屠耆
徐廣曰屠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

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

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
呼衍氏

常與單
于婚姻蘭氏
正義曰顏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衍者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

有須卜氏
須卜氏主獄訟○正義曰後漢書此三

姓其賢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
索隱曰

增訂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 匈奴列傳 修來官載

云古字例以直為值。值者當也。○正義曰：上谷郡今媯州也。言匈奴東方南出直當媯州也。以

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正

曰：上郡故城在涇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言匈奴西方南直當綏州也。以西接月氏

羌。索隱曰：案風俗通云：氏本西南夷種。地理志：武

種人分窟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纂文云：氏亦

羊稱。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羌三苗萎

姓之別。舜徙于三危。今阿關之西南羌是也。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

曰：案謂匈奴所都處為庭。樂彥云：單于無城郭。不知何以國之。穹廬前地若庭。故云庭。○正義曰：代

郡城北狄代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羌胡縣北

百五十里。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勝州

榆林縣東北四十里。言匈奴之南直當代雲中也。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

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

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索隱

曰：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魁。又有什伍。里魁掌一里

百家。什王十家。伍長五家。以相檢察。故賈誼過秦

論以為偏起什。裨小王相封。徐廣曰：都尉當戶。且

百之中是也。渠之屬。正義曰：且子餘反。顏師古云：渠

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

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籠城。索隱曰：漢書作龍

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籠城。祭其先天

後漢書云：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蹄林。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

帶。○索隱曰：鄭氏云：蹄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

蘇武書曰：相競趨蹄林。則服虔說是也。又常昭音

按以下先叙冒頓軍伍中所行科條為後困高祖自登根本

多藍反。姚氏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滅襜褕。此字與

常昭音頗同。然林襜聲相近。或以林為襜也。○正

義曰：師古云：蹄者遶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

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遶三周。乃

止。此其課校人畜。正義曰：計其法。拔刃尺者。坐

遺法也。盜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漢書音義曰：刃刻其

面。○索隱曰：軋音烏

曾丁也。平水

匈奴列傳

修來官

入反。鄧展云：軋，歷也。如淳云：樹杖也。三蒼云：軋，軋也。說文云：軋，軋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軋者，謂軋轅其骨節若今之厭蹠者也。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

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正義曰：其座北向長，者在左，以左為尊也。日上戌巳。

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張華曰：匈奴名

冢曰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正義曰：漢書作數十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

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

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庖，屈射丁靈。索隱曰：魏略云：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庭

接習水七千里，又云匈奴北有渾窳國，射音亦，又音石。南昆新犁之國。正義曰：已

上五國在匈奴北。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

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

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悉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

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徐廣曰：在雁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

萬騎圍高帝於白登。正義曰：白登臺在白登山，上朔州定襄縣東三十里，定襄

顧璘曰：匈奴匿精兵見老弱，既已誘漢而漢之步兵又未至，是以中外不相救，高帝老于用兵，失着若此。太史公敘事次第處。

按叙東西南北馬各一色直與篇首奇畜相應

城縣也。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

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索隱曰驪音武江反索青驪青色馬也。正義

日鄭玄云駝不純也說文云駝面頰皆白爾雅云黑馬面白也北方盡烏驪馬。索隱

日說文云南方盡駢馬。索隱曰案詩傳驪黑色高帝乃使

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因今

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

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

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

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索隱曰

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

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

按漢與匈奴和親

李維漢曰和親之說始於晉悼公時魏絳倡之漢高草造隱忍從其汙俗劉起居既識之悉矣

和親二

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

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

之復拔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

將眾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

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

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

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縮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

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

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高后欲擊

之。索隱曰案漢書云高后時冒頓侵驕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債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

牛馬之城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

冒頓已平木 卷二 匈奴列傳 三 修來奇痛

和親三

和親四

按河南即今河陰是也

董份曰匈奴此書氣強而詞大蠻夷亦有入哉

怒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索隱曰案漢書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正義曰延州城本漢高奴縣舊都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遣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徐廣曰音支索隱曰匈奴將名也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難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徐廣曰一

王維慎曰發使是單于使發以書報漢天子者不來言拘留也漢使不至言不見答也

羅洪先曰觀匈奴述西代之威是欲以畏漢若曰北州悉下惟容漢耳

二云樓湟○正義曰漢書云鄯善國名樓蘭去長安一千六百里也烏孫呼揭音桀隱曰又音丘列反○正義曰揭音犁又其例及二國皆在瓜州西北烏孫戰國時居瓜州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索隱曰案謂皆已入匈奴國也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

郎中係雲淺奉書雲音火胡反○索隱曰係音計雲漢書作庫請獻橐

他匹騎馬一匹。駕一駟。正義曰：顏師古云：駟，可駕車也。二駟，八匹馬也。

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

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漢書音義曰：塞下地名。○索隱

曰：服虔云：漢界上塞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於此也。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

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

奴地澤鹵。正義曰：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

文皇帝前六年，漢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

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雲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

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王之約，離兄弟之親。

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

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

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

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意也。漢與匈

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

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

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

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

袷綺衣，繡袷長襦。徐廣曰：一本無袷字。○索隱曰：袷，

也。以繡為表，綺為裏，以賜冒頓。字林云：袷，衣無絮也。音公洽反。錦袷袍各一。比余

一。徐廣曰：或作繡，比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比，繡

比音鼻。小顏云：繡髮之飾也。以金為之。廣雅

云：比，櫛也。蒼頡篇云：靡者為比。漢書黃金胥紕。徐廣曰：或作屏毗，而無一

和親五
按此重叙匈奴
遺漢書略其強
詞唯述其婉語
得體

真德秀曰：按此書
先責匈奴違約，次
論以事在赦前，勿
深誅。又云：單于若
能明告諸吏，無負
約，然後可和。使匈
奴所言誠邪，固不
逆其善意，使所言
偽耶，亦不墮其詐
謀。抑揚開闔，皆有
法焉。至遺之以物
又以其自將苦兵
為辭，非畏而賂之
也。即此一書，可見
文帝御夷狄之道
矣。
茅坤曰：一指其罪
一寬其銜，怨處得
體。

此作胥者胥犀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鈎也則此帶鈎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綵綠繪各犀比金頭帶是也

四十四匹正義曰綉音帶○索隱曰案說文云綉厚繒也使中大夫意謁者

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歿于稽粥立索隱曰稽音雞粥音

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皆以第別之

孝文皇帝復遷宗室女公主為單于

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正義曰行音胡郎反中行姓說

名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

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

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二

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

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一則匈奴盡歸於漢矣昭

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

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湏乳汁也音

於是說教單于

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物正義曰上許又反漢遺單

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

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

尺一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

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

會丁巳平木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十五 參來官藏

蔡汝楠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即管子曰子耶言伐昔者是倒句法

王廷陳曰中行說為匈奴謀則善矣而為漢思不淺當時既明言為漢害者而何漢卒遣之

耶屠隆曰按郁離子曰漢八年高皇帝崩呂太后臨朝聽政大臣患匈奴之強將與為和親議使者太后惡宦官中行說欲去之故使往焉欒布諫曰陛下所以使中行說者不過以匈奴驕恣必不能善待漢使或留之則非我所惜從而弃之耳臣獨以為不便夫使所以達主命釋仇講好決疑解紛卑不可以屈國體高不可以激敵志察變應機以制事權國之榮辱已之休戚非素所愛信而可知也今中行說刑臣也名不齒於國士又陛下之所素惡夫素

惡于君則不重其君名不齒於國士則不重其身臣懼其世國情而開敵也弗聽察布退謂辟陽侯曰子不力諫北邊自此弗寧矣卒如其言特匈奴傳謂文帝遣之附公主因以降漢書與此不同未知孰是

按匈奴之俗一段即中行說教匈奴本謀也

胡松曰中國聲名文物者何如而曰伴不取與易姓等語何竟忘本若是蔡汝楠曰親屬益疏則相殺其猶愈于鳴鏑乎惜漢使不能折此闢也

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也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温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漢書音義曰穹廬旃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

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

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

之妻索隱曰詳漢書作陽此亦音羊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

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

生力必屈索隱曰以言棟宇室屋之作人盡極其力以營其生至於氣力屈竭也屈音其

反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

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士室之人顧無多

辭令喋喋而佔佔喋音謀利口也佔音昌占反衣裳貌冠固何當言

復著冠固何益所當索隱曰鄧展云佔聶耳語服虔曰口舌為喋如淳曰汝漢人多口居室中固

自宜著冠且不足貴也小顏云言漢人且當思自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

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

按師古云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

曾陳懿典曰醜賊敢為大言千古猶令人憤恨彼當時之欲伏而答其背者奈何皆其疎也

按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正與中行說自言為漢患句相應

增言史記言本 卷一百一十一 其不修列舍痛

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糲今其量中必善美而已

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帝昭曰苦

鹿也音若靡監之監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徐廣曰蹂音而

九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

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徐

曰姓孫其子單封爲鉞侯白虜人民畜產甚多遂

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城字誤也括地

案彭城在媯州與北地郡甚遠明非彭城也使奇兵入燒回中宮索隱曰服

度云回中在北地武帝作宮始皇本紀三十七年

巡雞頭山過回中武帝元封四年通回中道○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侯騎至雍甘泉

雍縣西四十里卽匈奴所燒者也索隱曰崔浩云侯邏騎○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也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

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於是文帝以

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

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

索隱曰案表盧作族古今字異耳甯侯魏遯爲北地將軍隆慮侯

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

董赤正義曰音赫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徐廣曰內史樂

布亦爲將軍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卽還不

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

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

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

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

徐中行曰逐出塞卽選與宣王薄伐何異不黷武不窮兵具見帝王氣象

和親七

光緒曰余每讀匈奴傳至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輒黯黯

曾丁巳巳平木 卷一百一十一 匈奴列傳 一

不欲終篇惟恐其再見獨賈誼治安策所謂伏中行說而答其背則復津津喜誦焉

按漢惡猶薄惡

邵銳曰其事已在前與前事在赦前意同得尊中國體

曾直德秀曰文帝遺匈奴書皆大哉王者之言非後世所及也

屠隆曰歲予以物始此然亦以地寒為辭

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離渠難索隱曰漢書作且渠水戶且渠各自一官離渠難為此官也郎中韓遼正義曰離渠難者其姓名也且子余反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王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漢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王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一國已和親兩王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闐然更始徐廣曰闐音掄安定意也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秣粟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曰索跂音岐又音企言蟲鳥之類或以踵而行或以喙而息皆得其安也二蒼云蠕蠕動貌音軟淮南子云昆蟲蠕動也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索隱曰案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彼國逃虜蓬之

曾丁已平水匈奴列傳參來官義

按師古云逃虜民漢人逃入匈奴者章尼等皆

單于降漢者

劉辰翁曰只漢過不先四字見得負約常在單于

地言史記言本

卷一百一

修來詔

歸本國汝單于無得更以言朕聞古之帝王約分詞訴於章尼等責其違逃也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亾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徐廣曰後元三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答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不容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也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

和親八

眾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遷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出物與匈

和親九

武帝與匈奴第一合无功

晉書地理志

卷一百一

匈奴列傳

九

修來詔

奴交索隱曰衛青傳唯稱聶壹故顧氏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奸音干干蘭犯禁私出

物也漢書音義曰私出塞與匈奴交市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

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索隱

曰蘇林云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

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

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

攻亭是時雁門尉史行微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七史

尉史各二人也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徐廣

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口吾得尉史天也天使

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

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

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

而不進斬恢韓長孺傳曰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

當路塞索隱曰蘇林云直當道之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

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

絕以中之正義曰如淳云得具以利中傷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

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

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

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

雁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囚歸漢囚

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

多第一合得少失

羅洪先曰單于前自稱天所立又云天之福今得漢尉史復云天使若言動以天張大其詞

臣大羊之安抑豈武帝奢靡已極天故厭之而不絕也耶

按此後不復和親而匈奴數犯邊漢數出塞矣

下尚漢書作通茅坤曰自古制虜須假關市為餌

第一合得少失

第三合得勝多

第四合大勝

劉辰翁曰斗辟語奇什字即斗字之誤

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
 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
 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詳安國傳時千餘
 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雁門殺
 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
 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
 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
 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
 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
 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什音斗漢書音
 曲近胡○索隱曰辟音僻造陽即斗辟縣中地○
 正義曰按出幽辟縣入匈奴界者造陽地亦與胡

也。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

歿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索隱

曰稚音持利反斜音士嗟反斜鄒誕生音直牙反蓋稚斜胡人語近得其實攻破軍臣

單于太子於單索隱曰單音丹於單亾降漢漢封於單為

涉安侯數月而歿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

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

入雁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

襄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地理志定襄郡高帝置也上

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

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

方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

第五合大勝

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去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徐廣曰合有三耳右將軍建得以身脫正義曰建蘇武父也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奔軍分行正義曰與

第六合相當

王維慎曰此信之爲漢也或其詐漢之詞

也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正義曰自次者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索隱曰罷音疲徼要也謂要其疲則取之無近塞居止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

第七合大勝

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正義曰焉音焉支山一名剛丹山在甘肅州剛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憊惜乃如此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

第八合相當

註嫁婦測議作嫁娶

陳懿典曰卒可四千人且盡卒可字且字有諱敗之意詞甚婉曲

按河南今河陰是也秦將蒙恬斥逐得此後失之今復奪獲按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與下地接匈奴以北作兩大段相對

金人象祭天主也。索隱曰：常昭云：作金人以爲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爲主。今浮圖金人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爲祭天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

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索隱曰：常昭云：張掖縣。攻祁連

山。索隱曰：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

夏涼。宜畜牧。養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使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

祁連一名天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禪小王以下

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略數百

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

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

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

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歿贖

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

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

降漢。徐廣曰：元狩二年也。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

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

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

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索隱曰：如淳云

在長安以北。朔方以南。漢書食貨志云：徙貧民。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是也。正義曰：服虔云：地名。在

北地。廣六七百里。長安北朔方南。史記以爲秦始皇遷蒙恬斥逐北胡。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內郡

人民。皆往充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

倪思曰中國之兵凡二十四萬騎而糗重不與則步兵又可知已前後師出之盛未有如此者

第九合大勝唐順之曰趙信城漢威壯矣

匈奴人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正義曰謂私募從者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閼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

按即前合與大將軍各道故各有戰功

倪思曰去病封禪雖屬兒戲然自平城以來能整淨掃穴則匈奴患中國千餘歲一時也武帝承文帝之後赫然振古如此惜賈生不及見耳

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徐廣曰在金城○索隱曰地理志云張掖令居縣姚氏令音連小顏音零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正義曰匈奴舊以幕為王庭今遠徙幕北更蠶食之漢境連接匈奴舊地以北也

倪思曰前見徙關東貧民處所奪虜地又見渡河置田宜蠶食接境非將帥武臣力能使致此使中行說猶存尚能鐵騎尋吾稼耶以此推見城卒成半非容易者第不知後來此地窮竟何如

薛應旂曰晉觀漢之世矣國勢雖定裔成日熾高帝被圍白登呂后受書狂悖文帝時則又侵上郡至雍甘泉當時歲致金繒動輒千女者豈樂於犬羊相結好哉誠以天下新定委曲遷延以徐觀其時勢之可為耳迨至武帝高文皇帝惠養之後葉陳其朽將勇兵陳而匈奴又

數犯邊境帝于是征伐四出所向成功以致幕南無王庭而累世之耻得雪皆帝有以震之也世儒徒見其登封巡幸紛紛不已遂併其征伐之事謂為窮兵而以秦皇漢武稱亦過矣唐順之曰凡兩遣將出絕塞俱不見匈奴一人漢威極矣

第十合出塞不見虜

王維楨曰禮卑言好四字點綴有景王廷陳曰郭吉首以南越王開言便

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

卒物故亦數萬索隱曰案釋名云漢以來謂死為物故就朽故也又魏壹訪議高堂

隆對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

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

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

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

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

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

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

軍去病歿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

立十三年歿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

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

南誅兩越正義曰南越東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

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

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索隱曰

餘反臣瓚云去九原二千見漢輿地圖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

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

而還索隱曰臣瓚云河水名去令居千里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

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

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主客帝昭曰主使來客官

也正義曰官名若鴻臚卿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

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

令失色繼後數語
激烈慷慨足以壯
中國之威寒種喪
之膽矣單于雖斬
主客見者以洩其
怒而終不肯為寇
漢遣其吉之力哉

茅坤曰使楊信以
下叙當日之盛與
所以斷匈奴之臂
者正在三又字而
匈奴終不敢言與

前終不敢寇漢遣
相當極馳騁

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
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匹匿於幕北
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
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正義曰北海即上海
也蘇武也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
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
烏等窺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
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
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遷其太子入漢
為質正義曰音致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
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正義曰即玄菟樂浪二郡而西至酒泉

郡正義曰今肅州以萬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

大夏正義曰漢書西域傳云太月氏國去長安城萬一千六百里本居燉煌祁連間冒頓單于

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媯水北為王

庭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

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漢書音義曰胘雷地名在烏孫北而匈奴

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歿漢用事者以匈奴

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

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

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

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遷公主

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

倪思曰以吾使為欲說也故書來則先折其辯又恐其欲刺也故少年來者必先折其氣非為欲刺使者以折之也兩語寫虜情最悉亦以其非中貴人故耳

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正義曰幾音記言反古無所冀望也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書作儒生也漢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賢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賢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歿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賢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賢使者

王警曰結一段本意而情態畢見

倪思曰漢兩使入匈奴欲以垂其國其後左大都尉之謀未必非弔右賢王之效也惜其蹉跌使受降之城與長安之邸俱虛耳

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徐廣曰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二歲單于歿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歿于烏師廬立為單于。徐廣曰烏一作詹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鐵勒國匈奴冒頓之後在突厥國北樂勝州經秦長城太羹長路正北經砂磧十三日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

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數築受降城。正義曰：杆音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一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索隱曰：應劭云：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

第十一合沒虜

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正義曰：為渠帥也。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响。音鈞，又音呼。犁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响，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四十里也。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

城鄣列亭。正義曰：顧胤云：鄣，山中小城，亭，候望所居也。至廬胸。音衢，匈奴地名。又山名。○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原郡相陽縣北出石門，鄣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縣，又西北得頭

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又西北得窩虜城按即築城鄯列亭至盧胸也服虔云盧匈奴地名也張晏云山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

疆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居延縣故城在

其州張掖縣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漢遮虜鄯疆弩都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衆期至遮

虜鄯即此也長老傳云鄯北百八十里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戰地也其秋匈奴大入

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

光祿所築城列亭鄯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

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漢書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

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

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歿匈犁湖單

于立一歲歿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

單于索隱曰且音子餘反鞮音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

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

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

大之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

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

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

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正義曰胡郎反漢遣中郎將蘇

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

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亾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

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正義曰在伊州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

增黃洪憲曰武帝欲遂困胡雖因誅大宛之威然高帝呂后二句實其本旨

蔡汝楠曰語未終而止豈史削之耶

蘇牛二合失少得多

閑如霖曰漢為甘言所誤致厚賂以益其驕不知前充國既以厚賂留矣彼所畏在強大厚賂烏足以結之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

際則微索隱曰索韓國要禮云也仲尼仕於定哀

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索隱曰索

謂其無實而褒之是也索隱曰索

時之權徐廣曰微音皎○索隱曰微音工堯反言

也而務調納其說索隱曰

者謀匈奴皆患其直微求一時權幸但務諂

將率詩云彼已之子○索隱曰彼已者猶詩人譏

也席中國廣大氣奮人王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

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正義曰言

不能獨理得禹而九州安寧以刺武帝不能擇賢

將相而務諂納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故褒齊民故

太平以攻當代之罪且欲興聖紆唯在擇任將相

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索隱述贊曰獫狁葷粥居于北邊既稱夏裔式

憬周篇頗隨畜牧屢擾塵煙爰自冒頓尤聚控

弦雖空帑藏未盡中權

黃震曰傳之叙匈奴詳矣大抵以其視中

國為強弱夏道衰而狄始大及周之興惟

命之曰荒服周道衰戎狄又世世為患秦

而中國兵爭冒頓復興雖高帝不免白登

之圍非其視中國為強弱哉然嘗論之秦

漢之待夷狄不可復以三代比也三代以

天下為公諸侯各自為守設不幸有警方

伯連帥以諸侯兵驅之而已然不常有也

秦漢以天下為私自京師去匈奴塞上皆

董份曰太史公引此二句意最深遠微者謂其事而不章顯也故武帝觀其遠師優將而又不不能終服匈奴則不言而自見矣又曰罔褒言无可褒而不敢斥言故為忌諱而微也劉辰翁曰罔褒謂不得不褒則有可諱矣運亦欲為微隱者然已著大意不滿當時以為順從君之欲所謂席中國廣大氣奮深得體要建功不深又似惜其志之未盡成者何前後之異也則其中有難言者矣董份曰以便偏指句不參彼已句將率下文讀索隱解為彼已將率太史公无此文法陳仁子曰遷之贊此也以定哀之時自比而獨責將帥焉夫豈獨責將帥哉茅坤曰太史公甚不滿武帝窮其句奴事特不敢深論而託言擇將相其旨微矣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

際則微索隱曰索韓國要禮云也仲尼仕於定哀

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索隱曰索

謂其無實而褒之是也索隱曰微音工堯反言

時之權徐廣曰微音皎也劉伯莊音咄徐音皎皆非

也而務調納其說索隱曰以便偏指不參

者謀匈奴皆患其直微求一時權幸但務諂

進其說詩云彼已之子索隱曰彼已者猶詩人譏

將率詞云彼已之子是也將率則指樊噲衛霍等

也席中國廣大氣奮人王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

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正義曰言

不能獨理得禹而九州安寧以刺武帝不能擇賢

將相而務諂納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故壞齊民故

太史公引禹聖成其且欲興聖紆唯在擇任將相

哉唯在擇任將相哉索隱述贊曰獫狁葷粥居于北邊既稱夏裔式

憬周篇頗隨畜牧屢擾塵煙爰自冒頓尤聚控

弦雖空帑藏未盡中權

黃震曰傳之叙匈奴詳矣大抵以其視中

國為強弱夏道衰而狄始大及周之興惟

命之曰荒服周道衰戎狄又世世為患秦

并天下築長城頭曼單于遂為之北徙既

而中國兵爭冒頓復興雖高帝不免白登

之圍非其視中國為強弱哉然嘗論之秦

漢之待夷狄不可復以三代比也三代以

天下為公諸侯各自為守設不幸有警方

伯連帥以諸侯兵驅之而已然不常有也

秦漢以天下為私自京師去匈奴塞上皆

天子所自制邊塵稍驚勞民萬里故秦之

備胡不得不出於長城然此毒民之事適

以自弊不可為也故漢之求安不得不出

於結約雖婁敬遣公主之說不可用若孝

董份曰太史公引

此二句意最深遠

微者言其事而

不章顯也故武帝

驕武所不斥言然

觀其遠師優將而

又不能終服匈奴

則不言而自見矣

又曰罔褒言无可

褒而不取斥言故

為忌諱而微也

劉辰翁曰罔褒謂

不得不褒則有可

諱矣選亦欲為微

隱者然已著大意

不滿當時以為順

從君之欲所謂席

中國廣大氣奮深

得體要建功不深

又似惜其志之未

盡成者何前後之

異也則其中有難

言者矣

董份曰以便偏指

句不參彼已句將

率屬下文讀索隱

解為彼已將率太

史公无此文法

陳仁子曰遷之贊

此也以定哀之時

自比而獨責將帥

焉夫豈獨責將帥

哉

茅坤曰太史公甚

不滿武帝窮兵向

奴事持不取深論

而託言擇將相其

旨微矣

會丁巳年

卷一百一十一

匈奴列傳

三十一

參天官載

文皇帝賜之書有曰天不頗覆地不偏載使兩國之民若一家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嗚乎大哉言乎文帝之心天地之心也持之堅行之久至孝景世終無大寇武帝即位之初匈奴信漢自單于以下往來長城下無忌矣乃一旦無故自為狙詐於匈奴兵連禍結使天下生靈肝腦塗地然匈奴益驕亦終不我服回視

又曰愚嘗因是而論漢世綏御之方竊于不得已之中而曲為之處惟文帝為得而仲舒之論未可謂其迂闊也蓋漢之于夷狄非復五帝三王有綏服要荒漸次而至風土之適易分限之等差也塞之內皆耕田鑿井安土重遷之民塞之外即逐水草而居遷徙無常之夷狄時時抄畧勢所必至遠在萬里何以制之帝初即位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論盛德焉且因高惠之舊量時度宜與匈奴復修和親一切與之相安雖尉佗自帝亦溫辭以感服之德至渥矣匈奴或背約入寇逐之出塞即止曲常

在彼而不在我烟火萬里之樂由此基之使經漢之世待夷狄皆如帝何不可者武帝一信聶翁狙詐之說反以匈奴之擾漢者擾夷狄尤而效之罪殆已甚逮其兵連禍結海內蕭然其害烈于匈奴之抄寇何啻萬萬董生之論似過于弱而實足以藥武帝之膏肓固乃歷歷排闥之峻何歟不然文帝之富庶武帝之虛耗一和一戰成効竟何如哉

何景明曰漢武之才過于文景承三世之富厚不易紀而虛耗者好大無厭也夫秦以白起為武安君商鞅為商君范雎為應侯漢武以衛青為大將軍李廣利為貳師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此六人者所謂功臣而人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察功實之辨故白起商鞅范雎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日蹙衛青李廣利霍去病之功益高而漢之海內益危也

余有丁曰傳內每言擊胡胡輒入邊殺掠及留胡使胡亦留漢使相當至匈奴遠遁

破耗矣。然猶不能臣服之。且不免泥野。李陵貳師之敗沒。見武帝雖事窮黷。而未得十分逞志也。篇中大意如此。其微旨實寓譏云。

凌約言曰。太史公紀武帝征伐事。先之以文景和親。匈奴信漢。然後序兩將軍連年出塞。又必隨之以匈奴入塞殺畧甚多。紀酷吏傳。先之以吏治蒸蒸。民村畏罪。然後序十酷吏更迭用事。又必隨之以民盜犯法。盜賊滋起。可見匈奴盜賊之變。皆武帝窮兵酷罰致之。此太史公微意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終

田中篤實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一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

正義曰。漢書云。其父鄭李河東平陽人。以縣吏

茅坤曰。兩將軍為一傳。太史公用意。慕駕處其傳。大將軍也。所當戰功益。則由姊子夫為皇。后及姊子去病之。從大將軍而為驃騎也。驃騎將略殊。尤可指點處。特以子夫姊子遂從大將軍。勦戰而有成。功並附公孫賀篇。末充可印證。

給事平陽

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

衛媼通。

索隱曰。衛姓也。媼。婦人老少通稱。漢書曰。與王家。僕媼通。案既云。家僕。故知非老

或者媼是年老之稱。後追呼耳。然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少亦稱媼也。而小顏云。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然案此云。侯妾衛媼。則似無夫。下云。同母兄衛長子。及姊衛子夫。皆冒衛氏。又似有夫耳。其所冒之姓。為父與母皆未明也。

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

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

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夷

疾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索隱曰。案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疇。漢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

故冒姓為衛氏字

按少兒即霍去病母

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媪媪長女衛

孺索隱曰漢書云若孺

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

步廣徐廣曰步作少

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

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

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索隱曰漢書

以為兄弟數索隱曰音去聲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張晏曰甘泉中徒所居也○正義曰按居室者名武帝改曰保官灌夫繫居室是也有一鉗徒相

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

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

大長公主女也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

衛子夫幸有身如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

未知名索隱曰案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宮名也大長公主執囚青欲

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

死索隱曰篡猶劫也奪也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

母昆弟餐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

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召餐掌公孫

敖由此益餐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

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

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

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

曾丁巳巳平水

衛將軍驍騎列傳

修來官載

今人或以入奴之

生為一句只移一字在上便几近矣

費袞曰人奴之為一句生得母答罵即足矣為一句生謂如生乃與喻為伍之生同謂人方奴我平生得母答罵已足矣安敢望封侯事則語有意味而句法雄健

入一本作人

按此上詳衛青所以得通籍於后宮

按此下歷叙青戰功

茅坤曰太史公一篇語脈迥畫工施粉黛處危衛子夫得幸上帳與衛青寵任凌相中而進

至隴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叵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索隱曰即衛太子據也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雁門二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關索隱曰高關山塞名在朔方之北也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徙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正義曰今夏州也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

按校尉有功每冠以青歸功青也

按傳內多以詔書代叙武功

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貴故城是按蘇建築什貴之號蓋出蕃語也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索隱曰案晉灼云河東皮氏縣之亭名也

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抄邊也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索隱曰此小雅六月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索隱曰小雅出車之詩也今車騎將軍

青度西河正義曰即雲中郡之西河云勝州東河也至高關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

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如淳曰案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索隱曰案水經云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為榆谿是榆谿舊塞也絕梓領

曾丁巳平水 卷一百一十五 衛將軍驃騎列傳 三 參長官 裁

梁北河

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北河在靈州界也。正討蒲

泥破符離

晉灼曰一王號。索隱曰崔浩云北塞名。斬輕銳之卒捕伏

聽者三千七十一級

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執訊獲醜

日訊問也醜衆言執其生口。問之知虜處獲得衆類也。驅馬牛羊百有餘萬

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

郡太守友

徐廣曰友者太守名也姓共也。入略雁門千餘人其明

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

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

關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文潁曰音祖為

疆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

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

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

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

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

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

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索隱曰賈逵云裨

小上也若裨將然音頗移反。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白馬

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

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

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索隱曰案謂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也。天子

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

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正義曰伉音口

楊慎曰裨王猶孟子傳所云裨海也裨小也

上燃曰太史公三用青字此古人純實處

茅坤曰此着大將軍得力甚多

保一本作襁漢書同

按此四人功不同故各叙按叙四將軍功而曰從大將軍再從大將軍三從大將軍亦歸功青也註驟騎一本作車騎

註一本無下博字

按此李朔等三人李沮等三人功俱同故俱合叙凌約言曰按太史公叙校尉李朔云云與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云云文字鄭重不嫌重疊至漢書則省其詞曰校尉某某以千三百戶封

浪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保中正義曰襁長八二寸闊八寸以約小兒於背襁小兒被也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二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仇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二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索隱曰顧祕監云傳領也五百人謂之校小顏云傳音附言敖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索隱曰案非邑地因戰功為冠軍從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廣曰窳渾驟然也在朔方音庚

○索隱曰服虔云窳渾塞名漢書作真渾真音田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

下搏戰獲王索隱曰博音博搏擊也小顏同今以史記漢書本多作傳傳猶轉也以

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額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

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窳侯徐廣曰窳宜作奔音匹孝

反○索隱曰帝昭云縣名或作窳字輕車將軍李

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

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

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

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

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

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

會丁史已平木卷一百一十一衛將軍驃騎列傳五

為其集其則氣索矣。觀禮弓篇叙石祁子事不數字而有五沐浴佩玉文字固當如此。

按斬首級謂得取首拜爵級非曰取首級也。

王慎中曰史記二將軍每出一兵即繼以匈奴寇邊略多以明二將軍非能禦寇乃寇之招也。

邵寶曰周亞夫不聽天子詔文帝以為真將軍衛青以蘇建歸天子自裁抑何異也。今出不可貳罪疑不敢專夫固各有當也。

王維楨曰此以下入霍去病絕死痕迹。

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混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囚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長史安。張晏曰止軍止也閔名也。正義曰律都軍官長史人。議郎周霸等。徐廣曰儒生。索隱曰案郊祀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建當云何霸曰

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且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行在所猶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長安則曰泰長安宮在泰山則曰泰奉高宮。唯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

按漢書云去病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大將軍下一本重大將軍三字

徐廣曰也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

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索隱曰服虔音飄

紀作票鷁票鷁勁疾之貌也與輕勇騎八百直棄

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曰案小顏

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云漢軍於是

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

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

日行音胡浪反謂籍若侯是匈奴祖之行第產即大父之名生捕季父羅姑比

索隱曰案顧氏云羅姑比單于季父名小再冠軍

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

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

為眾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

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

為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

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

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

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

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

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為東海都尉張騫從大

將軍以嘗使大夏正義曰大夏國在大宛西留匈奴中又導軍

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

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

冠丁巳巳平水

董份曰二功並封亦以從大將軍故也

茅坤曰押入王夫人一限所以綿續衛子夫后官之寵也

按此以下多叙驃騎將軍事

按漢書霍去病合短兵摩塞蘭下殺折蘭王斬盧胡王銳悍者誅金甲獲醜語渾邪王子師古註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今史記於短兵下死應塞蘭下

一句於斬盧胡王下却言誅全甲殊不可解蓋傳寫之誤也徐廣註曰全一作金因其誤而註之耳

軍矣去病為驃騎將軍徐廣曰漢書云霍去病征匈奴有絕幕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司品秩將

同大將軍說文云驃騎黃馬鬣白色一日髦尾將

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

緄漢書音義曰音庚山名也討邀濮索隱曰邀音速濮音卜崔浩云匈奴部落名案下有

邀濮王則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懾

懼者弗取文穎曰恐懼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懾懼失氣也劉氏云懾式涉及懼之涉反

冀獲單于子徐廣曰一作與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

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

而巳斬者獲其首正義曰顏師古云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其蘭姓者即其種誅全

甲徐廣曰全一作金正義曰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為主

索隱曰案張晏云佛徒祠金人也居音儲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

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

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

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

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

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

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

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

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張晏曰水名也

遂過小月氏索隱曰帝昭氏音支西域傳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間餘眾保南山遂號

小月氏攻祁連山索隱曰小顏云即天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案西河舊事謂白山即

曾丁也吧平木 卷一百一十五 衛將軍驃騎列傳 八 參水官載

天山祁連得酋涂王張晏曰胡王也○索隱曰酋

武乎解得得單于單音才由反涂音徒漢書云楊

拒酋涂王此文省也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

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闕氏王子五

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

什三正義曰率音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減什

此失之數下皆類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

小月氏酋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

斬遼濮王捕稽且王正義曰遼音速濮音上

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索隱曰漢書作右千騎將王

屬趙破奴得匈奴王及王母也王子以下四十一

人捕虜三千三百二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

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

尉句王高不識徐廣曰句音鈎匈奴以為號○從

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索隱曰案二

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

為宜冠侯正義曰孔文祥云從冠軍將

有功封為煇渠侯疑多是誤煇音暉也

合騎侯校尉僕多

教坐行雷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

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索隱曰選

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

茅贖曰若如一說則其方叙驃騎之功而又計其損失之數也當據小類所云

按叙軍功而曰從驃騎再從驃騎至封從驃侯歸功去病也

按師古云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

董份曰嘗與壯驃先其大將軍為句軍亦有天幸承上文來皆言驃騎也

而王右丞詩云衛青不敗由天幸則是以大將軍別起為句矣不知太史公此傳專右大將軍而貶驃騎謂驃騎受上寵又有天幸所以不困絕而成功也右丞尚誤

况其他乎史記誠不易讀也

茅坤曰太史公一篇精神注此

不遇索隱曰案謂遲雷

董份曰太史公歷敘諸將則右李廣而駮青與青並言則右青而駮去病反覆其文自見

禮王世貞曰驃騎將軍以輕騎絕大漠數得志此豈盡出天幸不至之絕哉而太史公傳自鹵獲封戶外畧而不具載意其以文章奇天下快快奇數不欲令武士見所長耳及讀至帝欲以孫吳兵法教驃騎不肯受曰不至學古兵法顧方畧何如夫然後而知驃騎將軍之微也

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索隱曰案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欲降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眾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

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

索隱曰漯音他合反案地理志縣名

在平

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麾侯

文穎曰毒尼胡王名鷹庇

為煇渠侯

徐廣曰一云篇訾○索隱曰漢書鷹作雍庇音必二反又音足履反案漢書功

臣表元狩二年以煇渠封僕朋至三年又封鷹庇其地俱屬象陽未詳所以○正義曰煇渠表作順

禽梨為河碁侯

徐廣曰禽一作鳥○索隱曰案表作鳥梨大當戶銅

離為常樂侯

徐廣曰離一作柁離也○索隱曰徐注與漢書功臣表同此文云銅漢書

又異也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

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咸相犇率

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犍驛

晉灼曰犍音欺

譙反○索隱曰說文犍作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

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眾咸懷集

按仍與漢書作
仍與註重與軍
旅之勞也

王整曰分徙降者
良是

茅坤曰今年渾邪
王降衆數萬而明
年即系以匈奴殺
略數千人此皆太
史公精神所註處

按師古云輕留
謂漢兵不能輕
入而久留也

按轉謂運輜重
踵接也

茅坤曰大將軍此
戰極爲奇絕以不
得並驃騎益封故

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正義曰言匈奴

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正義曰

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並正義曰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

爲屬國正義曰以降來之民徙置五郡各依其明

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

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

兵不能度塞輕雷索隱曰索隱曰秦慕即沙幕古字少耳

而不去也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

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

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正義曰言轉軍之

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

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

而塞外並河諸郡

之民無憂患也

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

是故塞外又在北海西南

爲屬國正義曰以降來之民徙置五郡各依

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

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

兵不能度塞輕雷索隱曰索隱曰秦慕即沙幕古字少耳

而不去也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

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

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正義曰言轉軍之

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

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

太史公盡力描寫
令人讀之凜凜有
生色

楊慎曰自日且入
至二百餘里寫得
如畫唐詩胡沙獵
獵吹人面漢虜相
逢不相見又月黑
雁飛高單于夜遁
逃欲將輕騎逐天
雪滿弓刀皆用此
事

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
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
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
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
拏正義曰三蒼解詁云紛拏相牽也殺傷大當索隱曰以言所殺傷大略相當漢
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
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正義
日遲行二百餘里徐廣曰遲一作黎○索隱曰遲音值遲者待也待天欲明也漢書作會明諸本多作黎明鄒氏云黎速也然黎黑也俟天將明而猶黑也不得單于頗
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徐廣曰寘音田得
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

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
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
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
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
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
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
于索隱曰谷音祿象音黎又音離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
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
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
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
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軍虜之

按太史公先以
所斬捕一句略
總去病功復於
下詔書中詳之
王維積思百與夫

續通史紀平水卷一百一十一衛將軍驃騎列傳

病兩將軍軍... 宋擊胡而去病... 功益封諸吏卒皆... 侯青獨無功亦有... 利不利哉

王維慎曰封狼... 晉山禪於姑衍... 臨瀚海言深入... 功也

上。徐廣曰，勃一作允，駟案應。約輕齋絕大幕涉獲

章渠。徐廣曰，獲一作護。○索隱曰，小顏云，涉謂涉

于章渠也。以誅比車者。晉灼曰，王號也。○索

擊左大將。索隱曰，案漢書名雙，斬獲旗鼓，歷涉離侯。索隱曰

度難侯，小顏云，濟弓間。晉灼曰，水名也。○索隱曰

獲屯頭王。漢書音義曰，韓王等三人。徐廣曰，王一

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

居胥山禪於姑衍。正義曰，積土為壇於山上。登臨

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索隱曰，按崔

三取食於敵，連行殊遠而糧不絕。索隱曰，連與

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

屬驃騎將軍會與城。正義曰，不失期從至，擣余山

索隱曰，擣與音余，不與音余。不與音余，不與音余

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邗山。徐廣曰，從驃騎將

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

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索

曰，劉氏復音伏，小顏音芳福反。漢書專作剽，小顏音之，交反，斬音九言反。以千三百戶

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衆利

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徐廣曰，姓趙，從驃騎

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

邑二百戶。索隱曰，敢，李廣子也。校尉自為爵大庶長。索隱曰

索隱曰，敢，李廣子也。校尉自為爵大庶長。索隱曰

索隱曰，敢，李廣子也。校尉自為爵大庶長。索隱曰

註一本曰下有
一字

董份曰是役大司馬遂區單于斬首虜萬餘而不益封故太史前備著大將軍戰後狀而下驃騎則但云捕斬多而不著其級次此亦顯微而闕也

王世貞曰賢哉任安也其猶有古俠士馮諼處卿之風焉當大將軍盛時士爭自繫飾求眩其趨之也若飄風之集羽其用之也若烈火之炙手而安與田仁少以貧事家監得養惡鬪馬非有國士之遇也道趙禹過擇郎

將得安大將軍猶不肯此于安何德如大將軍始知有安晚矣語曰歲寒知松柏之後凋難能哉驃騎不以望過安驃騎亦難矣按蘇秦傳云其民無不吹笙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蹋鞠賦具也謂為講武者非是

王維慎曰去病歿

也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索隱曰案如淳云本無大司馬今新置耳案前謂太尉其官又省今定令武帝始置此位備將軍霍驃騎皆加此官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賢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謂質重少言膽氣在中也周仁陰重不泄其行亦同也有氣敢任索隱曰謂果敢任氣也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

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賢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齋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徐廣曰穿地為管域○索隱曰鞠戲以皮為之中實以毛楚蹋為戲也劉向別錄云蹋鞠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材也三蒼云鞠毛可蹋以毛為戲故云鞠戲鞠音巨六反○正義曰按楚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講武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正義曰屬國即上分置邊五郡者也玄甲鐵甲也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索隱曰案崔浩云去病破

天子旌功制謚如此諸將寧不感哉

按愛幸二句尤見武帝倦倦去病之餘意

王蓋曰自古陰符將家無子

按自大將軍下收拾一篇用共首尾

茅坤曰太史公無限深情

按此以下紀大將軍功

昆邪於此山故令為冢象之以旌功也姚氏案冢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東者是去病冢上有豎石前有石也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栢侯

蘇林曰景武謚也栢廣地謚也張晏曰謚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栢索隱曰案景栢兩謚也布義行剛是武謚也辟土服遠是廣地之謚也

以去病平生有武藝及廣邊地之功故云謚之并武與廣地

曰景栢也子嬪代侯音市戰反嬪少字子侯上愛

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卒謚哀侯

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

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第二人陰安侯不疑及

發于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

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封五年

伉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

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

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

得尚平陽公主正義曰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主如淳

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云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

坐法失侯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索隱曰謂大將軍

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

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

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

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

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索隱曰案漢書云為特將者

十五人蓋通李廣也此李廣

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衛將軍驃騎列傳 十五 參攷信載

人自有傳者漢書則七人自有傳八人附見七人謂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也

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

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正義曰今慶州本義渠戎國也地理志云北義渠道

也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平曲侯徐廣曰為隴西

太子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

以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

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南

甯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

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鼎六年以浮沮

將軍出五原索隱曰沮音子餘反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徐廣曰

日太初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為將軍出

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

公主姪徐廣曰陽石一云德邑為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郅人服虔曰郅音窒○索隱曰小顏音質案北地縣名也○正義曰

之栗反今慶州弘化縣是

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

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

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

為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

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一歲

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

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一歲以校

茅坤曰賀之妻衛媼大將軍之姊而驃騎之母姨也

事武帝漢書作事景帝

余有丁曰按驃騎將軍武帝立名以寵去病本傳前云賀為輕車將軍又曰驃將軍此驃字必誤

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

城。索隱曰：打音干。七歲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

吾。索隱曰：余音餘。又音徐。案水名在朔方。亾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

亾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

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索隱曰：沮音豆之紐。雲中人。正義曰：今嵐勝州也。事景帝武

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

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正義曰：秦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

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

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

為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

將軍。從大將軍再為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

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

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

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

亾翕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

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翕侯。武帝立十七歲

為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程一枝曰：蘇建家在大猶鄉。張翳家在漢中。二家字本作翳。蓋因字形相似而訛也。太史公所以載此二家者。正從驃騎冢像。祁

曾丁也。已平木。卷一百一十五。衛將軍驃騎列傳。七。參水官。歲

連山波及之耳此
文家血脉貫通處

將軍張騫以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

封為博望侯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

為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為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解見景紀殺羽人也索隱曰縣名在馮翊殺音

詡正義曰上都誨反雍州同官縣本漢殺羽縣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王

爵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

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

襄曹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

為龍領侯坐耐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

將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二年為游擊

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

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

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

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正義曰以善御求見也侍中

為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

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

徐廣曰再出以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

曾丁巳平木 衛將軍驃騎列傳 參長官裁

按此以下紀驃
騎將軍功

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曰：河謂龍右蘭州之西河也。

也。謂涼肅等州。漢書西域傳云：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燉煌等郡。

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為侯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州，按西河郡，今邠州。以右

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為符離侯。驃騎死後，

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

法失侯，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正義曰：今勝州。嘗入匈奴，已而

歸漢，為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

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

按此傳獨言後一歲後二歲後

六歲與他傳不同，亦變體也。

水無功。後二歲。徐廣曰：元封二年。擊虜樓蘭王，復封為浞

野侯。後六歲。徐廣曰：太初二年。為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

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

生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

子安國入漢。徐廣曰：以太初二年入匈，後坐巫奴。天漢元年，歸涉四年。

盡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

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

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索隱曰：謂不為賢大夫所稱譽。願將軍

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

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

茅坤曰：世將之後多衰。

劉知幾曰：敘事之體有假替論而自見者，如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存賢待士，此則記之與傳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替論而自見者也。

王充曰信陵孟嘗
食客三千稱為賢
君衛將軍霍去病

門无一客亦稱名
將

楊慎曰載蘇建之
語而結之曰其為
將如此著其善能
保功名也

招賢綰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

何與招士索隱曰與音預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索隱述贊曰君子豹變賢賤何常青本奴虜勿
總戎行姊配皇極身尚平陽寵營斯備取亂彝
章剽姚繼踵
再靜邊方

陳仁子曰賓客之害吾於史遷贊孟嘗又
於第五倫彈竇氏一再言之矣特孟嘗之
時天下分列猶不足責也竇氏立清朝植
私黨大可罪矣若夫以大將軍之勢誰能
禦之而能以嬰蚡之賓客為懲亦可謂善
處盛強者然且未也黯為揖客大將軍猶
賢之殆非純以客為賤者客固有賢不賢
也乃若宰相之職則又不然要當如狄梁
公呂正獻不為私門植桃李而為國
家收拾人才殆又不可以青籍

楊維禎曰史謂鄧通無他技能有所荐達
獨自謹身媚上而已鄧通何者而責以荐
達賢才之事蓋漢世士大夫率資於薦士
所以司馬遷被刑之後其故人任安責以

占賢臣荐士之義而遷辭以刀鋸之餘奈
何荐天下豪俊衛青既貴而天下賢士大
夫無稱其故吏蘇建亦勉以觀古名將招
選之義而青謝以魏其武安厚賓客天子
嘗切齒人臣奉法何與招
士舉此二者他可知矣

黃震曰衛青者奴隸鄭季之遺孽而霍去
病其甥也漢武帝以青之姊曰子夫者為
后因生事夷狄而官青曰大將軍官去病
曰驃騎將軍公孫敖嘗脫衛青於難亦官
之至將軍青之長姊嫁公孫賀賀為將軍
且至宰相其餘侯者非兩將軍親戚則其
門下人也他日貳師將軍亦以後宮故生
事大宛而使之貴帝平生窮兵黷武使海
內蕭然觀其所由往往為榮宮妾地爾而
曰春秋大復讐之義其誰欺欺天乎且受
圍與媾書未可以讐言也文景和親相安
已久否而嚴守備則置一李將軍匈奴不
敢入塞矣
何紛紛為

又曰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
千里聲震夷夏今看其傳殊無奇績李廣

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之妙如此，豈常手可望哉。王世貞曰：昔人稱衛青、霍去病，傳為太史公叙法之奇者。然其論衛將軍曰：於天下無稱也。去病則曰：有天幸，不至乏絕而已。嗚呼！匈奴天下莫強焉，其所以數勝而不細者，豈盡天幸耶？至伍被之所以奇大將軍於淮南王者，又胡無稱也？李廣蓋屢戰而屢敗也。太史公津津不啻口出焉。叙其材力、標果、負詛、槩、饒、仁、卹、指、畫、軍事，若貌也。於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不幸者，如此。是可以識矣。吾不幸而材不見知於孝武，而卒腐以老。如公孫弘、兒寬者，將靡耳。奈何雍容取公相為也？彼蓋以李廣自况也。太史公於游俠刺客、貨殖、伯夷、屈平諸傳，皆有所感慨。獨於李廣、衛霍傳，比興之義多。吾既深於其指，而又惜其以私故掩衛霍摧勝之妙，使後人不得尋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一 終

田中篤實 同校

